

稀见查慎行著述二种

权儒学

查慎行为我国清前期著名文学家。初名嗣璉，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又号查田，学者称初白先生。浙江海宁人。生于清顺治七年（1650）。其青年时受经学于著名学者黄宗羲，深通《易》学；受诗法于桐城诗人钱澄之，又与著名学者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因得其奖掖，故而声名早著。方为诸生时，即“游览牂牁、夜郎及齐鲁燕赵梁宋，过洞庭，涉彭蠡，登匡庐，访武夷九曲之胜，所得一托于吟咏。”^①康熙三十二年，举顺天乡试。四十一年，以大学士陈廷敬、李光地、张玉书先后举荐，诏随入都，直南书房。四十二年夏四月成进士^②，并于当年五月“随驾幸口外避暑山庄，以备顾问。六月奉旨编辑《历代咏物诗》。”四十三年，又“奉旨辑《佩文韵府》。冬十一月，奉旨特授翰林院编修。”^③其后充任武英殿校勘官，在局二年，竣事后仍入直。康熙五十二年因患风疾，乞休归里，家居十余载。雍正四年，因胞弟嗣庭讪谤案，以家长失教罪被逮入狱中，次年遇赦放归。雍正五年（1727）卒于里中，年七十八。

查慎行一生著述颇丰，据笔者查考，除诗文词创作（如《敬业堂诗集》五十六卷、《敬业堂文集》三卷、《余波词》二卷等）外，其它著述尚有多种。据清陈敬璋编《查他山先生年谱》载，查氏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十二岁时辑有《庐山志》八卷，

并著《庐山纪游》一卷。乞休归里后，更一心从事著述活动，“退休横谿之上，所居室曰‘窳轩’，贮书万卷，坐卧其中，记事纂言，惟日不足殆，不知老之将至云。”^④他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七十一岁时，纂修《西江志》（即《江西通志》）成，共二百零六卷，又辑《鹅湖书院志》二卷。雍正二年（1724）七十五岁时，又著《周易玩辞集解》十卷。此外，诗注、诗文评类著作有《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五十卷，《初白庵诗评》三卷、《词综偶评》一卷；杂抄类著作有《得树楼杂钞》十五卷、《渔洋山人精华录选抄》一卷；杂记类著作有《人海记》二卷、《聊以备忘》四卷、《黔中风土记》一卷、《初白庵藏珍记》一卷；经学著作尚有《易说》一卷。据王国维《曲录》载，查氏还作有《阴阳判传奇》二卷。

除上述外，北京图书馆尚藏有其较稀见著述《陪猎笔记》及《初白外书》二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陪猎笔记

此书《清史稿》本传有所提及，但未说明作于何时。《查他山先生年谱》康熙四十二年（1703）条下载：“秋，自口外还都中，著《陪猎笔记》凡三卷。”^⑤北图所藏系抄本，二册。正文前冠清吴騫乾隆五十七年（1718）序，言此书“自来传本绝少，予求之有年。犹子昂驹顷从海盐陶氏爱吾庐借得先生手稿，予乃获目寓，亟令传录而藏之。”迄今亦未见刻本流传。正文卷端上题“陪猎笔记”，次行下题“内廷供奉翰林院庶吉士臣查慎行”。

笔记内容起自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五月初四日，时值查慎行任翰林院庶吉士，随康熙帝巡幸塞外避暑、蒐猎前数日，终于同年九月二十三日自口外返京后三日，较详细地记述了作者在此期间

的所见、所闻、所为。

关于本书的价值，吴騫序中仅称“足以资掌故，而佐职方氏之采择。”评价过于疏略。实则除史料价值外，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关于史料价值，本书既称陪猎笔记，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记述清圣祖玄烨的言行较详，二是记述作者本人各项活动甚具体。关于康熙帝在此期间的活动，《清史稿》圣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述甚为简略，《清实录》所记虽较《清史稿》为详，但亦仅限于记其处理政务，而笔记则多方面地记述了玄烨的言行举止，具体而细致，二者可互为补充。例如有关玄烨的文学创作，与翰林院士之间的学问切磋与训导，组织编纂书籍，以及蒐猎行围、处理王室丧务等，均多有反映。

值得指出的是，笔记较突出地反映出清前期满族统治者为拢络汉族上层知识分子所采取的一些举措。书中多处记述了康熙帝及皇太子允初对翰林士子们的特殊礼待与恩宠。例如每日均赐御饌及山珍野味，褒奖查慎行之子查克建为官清正（见六月二十日条）；特许翰林官在帐殿旁扎帐；观围时为翰林官揀选良马，并派羽林枪手护卫，命侍卫为翰林官指示毒草使知趋避（见八月初六日条）；天寒时谕嘱翰林官加衣御寒；为查昇刲羊疗伤（见六月二十二日条），并主动传谕查昇回京治丧等，可谓体卹入微。这一切不能不对翰林官们产生心理影响，使其尽心报效朝廷。例如，谕德查昇妇病亡，玄烨传谕其回京治丧，查昇则“跪奏情愿随驾，俟九月归治丧”（见七月二十六日条）。就查慎行本人而言，他虽少负才名，却仕途多舛。虽早自康熙二十三年三十五岁时即入都应试，却屡屡下第，至康熙三十二年才举顺天乡试，其后又屡应礼部试不第。直至康熙四十一年五十三岁，圣祖玄烨南巡回銮驻蹕德州时，蒙张玉书等人的举荐，才初得康熙帝的赏识。次年蒙恩得以通过礼部试及殿廷对策，特赐进士出身，钦授翰林院庶吉士，入直南书房。因此他对康熙帝乃感恩戴德，“固一饭

亦不敢忘君恩”^⑥，可谓忠心耿耿。若再结合笔记中的记述和《敬业堂诗集》中随辇集、甘雨集、迎銮集等等纪恩之作细加品味，当可看出查慎行的忠君之情实非出于偶然。

笔记中反映出的有关查氏本人的各项活动，大致可分为公务与个人学术活动两方面。其公务活动除陪猎行围以备顾问以外，尚有拟旨、录碑、校订古文献、奉旨纂辑《历代咏物诗选》等；个人学术活动主要有地理名物考证、诗歌创作等。这些记述，对我们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思想风貌及学识水平均有很大助益，且笔记为逐日所记，自然要比查氏年谱中的有关记述为详。

关于笔记的学术价值，主要反映在地理名物考证及典章制度等方面。作者在扈驾陪猎途中，每至一处，辄对当地的地理沿革及山水风物详加考察，并及时记其所得。例如六月初一日其路经京北高当岭时，是有巨川汹涌，查氏经考察后得出此水“即潮河，源发古北口外，西南流经密云，合白河入海”，亦即今日京郊潮白河的结论，驳正了宋代沈括以其为涿水之讹。再如八月初一日驻蹕波罗火屯时，对当地充俄里泡子出产天然盐之事亦有较详记述。在典制方面，笔记八月初六日条下有关行殿之制分为网城、幔城、帐殿数重，“数百步内扈从诸臣无敢下帐者”的记述，亦可补有关志典之所疏略。此外，笔记对所经之地的风土民情等亦间有反映，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为使读者对笔记有一全面了解，现将其原文披露于文末，以资参考。（编者按：《陪猎笔记》将于《文献》1996年第2期刊载）

二、初白外书

此书尚未见其他公私家书目著录，《查他山先生年谱》中亦未提及。北图所藏系抄本，原与北图善本库所藏清徐光济辑《汲修斋丛书》^⑦同抄，因其为残帙，故未列入丛书中。

该书属类书性质，原卷数不详。现存卷十一、四十六、五十

一至五十五，共七卷。其中卷十一释道，卷四十六珍宝，卷五十一、五十二兽部，卷五十三鳞部，卷五十四介部，卷五十五昆虫部。根据一般类书编纂体例多将天地、人事诸部列于前卷，而将普通名物及草木禽虫诸部列于末卷的规律，推断此书总卷数应为五十五卷。所憾此书仅存残帙，其它四十八卷至今下落不明。查氏所著原稿本固不知是否仍存于天壤间，即使徐氏抄本亦星散世间。今介绍此书，意在为文献学界提供一寻访线索，万一能找到其散佚部分使成完璧，当为一大幸事。

类书作为古代工具书的一种，多以其内容详博取胜，《初白外书》亦具此特点。其卷十一释道部下列论佛、佛经、佛化入中国、佛生年月、二十八祖、六祖、佛发、天竺观音、阿罗汉、祇神、佛蜕、佛牙等十二子目；卷四十六珍宝部下列金箔、贡金、金银元宝、溺金、铄金、铤、金紫银青、荒银、铜、铜冶、括铜、铁、银钱、银著年号、开元钱、五铢钱、御书钱等十七子目；卷五十一、五十二兽部下列自兽异名、兽双名至鬼奴、昆仑奴共一百〇七子目；卷五十三鳞部下列水族异名、龙有九种至龙虾、田鸡等共六十九子目；卷五十四介部下列自龟、果猫至海月、吐铁等共五十二子目；卷五十五昆虫部下列自虫双名、青蚨至八蚕、蛊等五十二子目。与同时代其它类书相较，《初白外书》子目划分更细，所涉物类范围也更广泛。以兽部为例，清张英等编的《渊鉴类函》该部下分四十四子目，《增补事类统编》下分二十七子目，即使是号称广博宏富的《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兽类下亦仅列五十一部（目），加异兽部下所收四十六子目，亦只九十七子目，而《初白外书》则多达一百〇七子目。再以鼠类为例，《集成》仅收列鼠、鼯鼠、鼯鼠三子目，《初白外书》则收列鼠、家鹿、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鼠王、鼠泪、逐鼠、隐鼠、黄鼠等十二子目，可谓细致入微了。

除涉物广泛外，该书的价值还表现在辞解方面。例如卷五十

一兽部“贯城”条，查《辞海》无收，《辞源》虽有“贯城”条，但其仅言“古贯国。春秋宋城。……宋名蒙泽城。”而《初白外书》该条下则记为：“虎之小胃名曰贯。贯中诸肉皆化，惟爪甲不化，多在胃则恶贯盈矣。故圉圉名曰贯城云。”此解的价值至少有二，一是为“贯城”一语增加一义项；二由此可知“圉圉”一词的别称为“贯城”^⑧，可补《辞海》、《辞源》注解之不足。又《辞海》“恶贯满盈”条下注解为：“比喻罪恶累累，形容罪大恶极。……贯，钱串，盈，满。”但钱串与罪恶有何关联，则语焉不详，而上述《初白外书》“贯城”条的解释则可视为“恶贯满盈”的又一出处，其解别出新意。又如“三停九似”一语，遍查《辞源》、《辞海》乃至新编《汉语大词典》，曾无所获。而《初白外书》卷五十三鳞部龙类下有其解释：“龙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三停。有九似，角似鹿，首似驼，眼似甲，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古人以为万物皆自一始，至九成。龙之首、身、尾“皆三停”，则共九停。“九停九似”，其为瑞兽之至尊当属必然。

将《初白外书》与同时代其它著名类书相比，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清代类书编纂之精者，首推《古今图书集成》。该书下设汇编、典、部等三级类目。每部下又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其编例周密详备，井然有序；其次为《渊鉴类函》。该书下分四十五部，首列释名、总论，次列典故、对偶、摘句、诗文等，编例亦允称严谨。而《初白外书》各部下仅将自古代文献中搜集的有关记述辑录在一起而已，未做进一步的编次与加工。例如卷十一佛道部在佛发与佛蜕、佛牙条之间又插入天竺观音、阿罗汉、袄神三条，编次殊为不当。就其编纂体例与风格看，倒与明陈耀文所编《天中记》较为接近。《天中记》下分七百九十六类，每类下又因事标细目若干条。虽然援引繁富，搜集僻典遗文甚多，但亦存在编次杂

乱、分属不清，检阅不便的弊病。

《初白外书》的另一缺陷是内容失之过简。该书各部下所记仅约略相当于《古今图书集成》的纪事、杂录及《渊鉴类函》的典故部分，至于各部总论及艺文等重要内容均无所涉，因而起不到一般类书应有的作用，只能起到某些拾遗补缺的作用，故其社会影响较小也就无足为怪了。

注：

①《清史稿》本传。

②关于查氏是否曾进士及第，史传与年谱所记殊不合。《清史稿》本传记为“特赐进士出身”，而年谱则记为“（康熙四十二年）三月捷南宫……，夏四月，殿廷对策，成进士，名在二甲第二。”此依年谱所记。

③④见《查他山先生年谱》。

⑤《陪猎笔记》系按日记事，不分卷次。

⑥见年谱所载沈廷芳撰《翰林院编修查先生行状》。

⑦徐氏所辑《汲修斋丛书》共收书十六种，均为清人著述，且均为抄本。

⑧此词尚有另解：《佩文韵府·拾遗》卷二十三庚韵“贯城”条引《天文要集》：“贯索，刑星名，故刑官所居曰贯城。”此说似更有说服力。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